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湯子遺書卷五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湯子遺書卷五

工部尚書湯斌撰

書

上孫徵君先生書

竊嘗三復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本亂而末治節下益修身為本之本即物有本末之本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之知即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格致誠正所以修身所以明德明德為

本新民為末修身為本家國天下為末一也此即示人以格物致知之功也下接所謂誠其意者一段中間反覆明德新民止至善而終之以此謂知本可見聖學入手惟在誠意而致知格物則誠意之功也原不得分為二事所謂格物者格明德新民之物也明德新民雖竝舉其實總是明德明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民未新即我德有未明處故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明德新民必止於至善則格物為聖學徹始徹終工夫

可知矣又舉聽訟一事蓋新民之一端而大畏民志即明明德也故曰此謂知本古本原自明白直截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後章如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云云皆格物致知之最明白易見者也故一部大學皆格物特未處處明言格物二字耳千古聖賢心心相印毫髮不爽大學之格物即中庸之明善孟子之集義理一而詞異不然若數聖賢各有心得漫不相合所謂傳心者何事

哉唐虞授受十六字辨晰危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格物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格物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兼愛格物也即至演易繫辭窮神盡變禮儀威儀三千三百無非格物也故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朱子以古本有錯簡為之改正補傳心良苦矣然明德新民止至善各為一傳本末格致誠意各為一傳文義似為明晰而下手頭緒反不如古本之直截歸一此陽明古本之

復誠不容已而非有意多事起後人之爭端也格物之說陽明以朱子窮至事物之理為偏屬知程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理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朱子曰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文字之際此與孔曰博約孟曰詳說同義固非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以覩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序

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可謂真切簡當矣然亦未有不稽之往哲考之經傳遂能處之咸宜者也其或泛覽博觀弊精耗神本性汨沒於汗簡竹冊之中此則不善學者之過陽明大聲疾呼拯其陷溺泝流窮源不得不歸咎朱子然究其為說正以救其流弊而非操戈後人不察或詆朱子為支離或病陽明為虛寂皆未覩大學之全者也陽明以良知倡天下功信偉矣但言無善無惡心之體而龍谿遂併意知物皆為無善無惡

則覺有刺然不安者孟子因性善二字費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以明此正示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為天下後世慮者誠遠也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此言本自精確而龍谿之言則恍惚茫蕩與禪學何異恐後學為其所誤君子未免歸咎陽明也愚陋之見不知有當否乞直示之

在內黄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斌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

一堂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掞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勗之以責任之難諉自此以後夙夜砥礪斷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真切指授之意别後三日至内黄晤仲誠張進士任名沐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為欣慰與君僑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確常至夜分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疎淺錯謬恐多為惴惴不安耳

又上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峰承先生飲食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功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稍有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真精神不可磨滅然真精神正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所生此道見得真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任手若說有任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爾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真令人如冷水澆背也

三上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專使脩候

瞻仰函座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敝州苛政駭人視聽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術而又不能漠然此心遂為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為徒累心無益又思孔氏畏匡尚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驚可駭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即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洒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游行

自在獨往獨來斷斷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沓天真湛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承諭洛學編某近苦經書訓註太繁論說不一雖反覆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為一編五經中易與春秋為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暫輟經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如有稿本乞發下參酌庶可蚤竣事

也

與田竇山書

某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遊稍稍聞其緒論謝病歸田實欲與同志共證斯道吾州英俊頗衆惜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偷惰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為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為益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為已非為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

近世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便共非笑不以為立異即以為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剽竊前言往行終是不著不察終不免為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為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遊歷中外求友四方中心嚮往惜所居稍遠不能時時請益恐

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巳非少壯可比實望足下脫去形迹不時鞭策來州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即不能常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也

答田梁紫書

每有會晤常草草錯過未獲實實考究身心與世之往來徒了人事者無大差别遠如朱陸近如龍溪念菴析疑辨惑絶無一毫蓋藏我輩當體此意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牀對語永夜忘倦足下體道切深氣象光風霽月而論道真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中得同

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八字著脚眞實理會做工夫晦翁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答褚懷萬書

此道無古今無聖凡人人可以自盡然須先識本體識得本體工夫已在其中矣不然終是習不著行不察終是義襲而取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以講學

為立異好名不知師友講論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乃為己非為人也古人尊師取友豈徒為聲氣哉胡敬齋先生踐履篤實與月川可相上下至於發明道體有功聖學似難與考亭姚江並故孫先生列之明儒考中與康齋白沙同為一編位置或亦不錯

上郡守宋公書

纔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澤無窮雖士民銜恩不朽者也報竣之後聞復駁回即向趙尉處取鈞票公閱

仁言利溥不禁加額相慶吾雎何幸得執事直究利弊之源為吾儕子若孫計永久也獨至傜役大軍不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者雎陽衞地共有四項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傜役弓口惟傜役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其起科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項總以三百步為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丘等縣之或四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雖創始莫能詳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餘

年之遵循亦我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蠹書詭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以大軍三項强作小畝派糧者是名為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上以悞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奸杜絕永弊真萬民更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為利藪擠地既久而詭影愈便故明謀密議必不肯盡行清楚今秉鈞票一言遂公然號於衆曰大軍與傜役一同不折巳奉本府明文矣竟

將肆行徵派士民嘵嘵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

窮黎之懲東與釐奸剔獘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

版籍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扎奉啓以仰副見委

諄切之意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概從舊例不得那移

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丈量之後花

户與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

查纏冊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註地八畝小地一頃者

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

例日復在蠹書之言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地猶昔日之地

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詭影之地多即續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示令花户自首四鄰舉報不啻墨盡頴禿矣今竟有花户報册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不報者責在花户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所司何事托言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畝清楚耳某等以為

詭影之地纏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額而止既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恩流弈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效九如三多之祝而已

上糧道張爾成書

漕米舊例官收官解去年蒙執事軫念黎淮解原徵漕銀發灘役代買官吏省盤費之累士民免接濟之害造福地方功德無量格外之恩何敢再望然今歲時勢

更有不同某誼切桑梓不能不再為禱籲也去歲止州判丁憂解任今歲吏目亦緣事斥逐衙官之署空然無人萬不能官買矣外此里下代買既干功令惟有差役買米一法耳凡茲胥役有何才識見利忘身比比皆然若領銀到灘任意花費正額漕銀必至不敷欲另行賠補官吏無點金之術即追比原役而花費者不能復還敲扑終屬無益若加派接濟則旱蝗告災窮黎難堪再剝況目下協濟桃源派柳六萬隆冬守侯河干顛連

萬狀真仁人君子所惻然憫念者接濟之說固執事之所嚴禁即時勢亦所萬萬不能者也伏乞准照去歲例將額銀解上發灘役代買庶胥役不得借端分費里甲不至重累即某伏處鄉閭亦同農夫野老歌頌弗諼矣

與管河郡判馮公書

桃源協柳一事蒙執事嘉惠窮黎就近設廠省轉運之勞九屬受恩無量睢州派柳六萬遵奉嚴檄俱已星速上納但稍數繁多限期迫促採辦運送晝夜拮据亦不

能給某等誼切急公反覆籌畫有一通融之術實官民兩便之道敢冒昧瀆陳希賜採擇焉睢州舊有柳稍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年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西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稍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完河上舊稍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畧為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執事天

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稍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稍與他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濵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為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𢽾以新易陳之效執事福德鴻厚自是平成永賴即或培固堤堰為預防之計而舊數依然新陳較勝况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結不遑踴躍歡呼上納更自敏速某等窺管之見不敢不竭伏惟慨諾幸甚幸甚

答耿亦夔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真任道之器也復承手教慮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心具見工夫近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為學者當先明心體心體既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越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個心非是以一個心治一個

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覩矣

答耿亦夔書

承教檢得慎思一語時為照對具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内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

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宇泰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寧貼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心性之學乎

又答耿亦夔書

前屢承手教知用力真切循環讀之不勝佩服吾輩處世無無事之時亦無皆如已意之事事物拂亂正學問得力處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此知之本體是天所賦我的能致知的本領亦是天所賦

的但人不肯用力耳能致知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此事未可騰口說亦難速效

答施愚山書

足下道德文學為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遊屐所至摳衣受業者甚衆倡明吾道非足下其誰望乎弟材質駑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憖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舍以時方多難即歸窆之矣遠承慰存并貺雙金即托友人寄之蘇門子完深

荷高誼感頌不容口予完樸實長者熱心為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即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問字之願先生晚年遁迹空山造詣益深必有遺書可紹先哲足下自當為之表彰若有付梓者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真精神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勝嚮往吾道衰頹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欲之根難斷巧偽之術易工苟非識察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緜緜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

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的然日亡悞人一生惟年兄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也

答姚岳生書 名爾申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敘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累累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醇正雅當反覆讀之知河洛之間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詞過恭若欲問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道無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

也千百世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源者勿牽滯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為真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常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

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況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始為善領畧近代一二名儒辨晰極其精詳不為無功而分别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工夫無據即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為人耳

答姚岳生書

來教慮外物牽泥私念起滅疑本真未透涵養未熟具

見進脩之功愚意二者實兼有之外物亦不能刦私意亦未易滅此中主腦惟在必有事焉一句若丢卻必有事工夫萬起萬滅之私何由可止昔王心齋先生一念愛親出於真誠久久純熟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遂覺天地萬物為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足下令高堂眉壽兄弟怡怡此人生最難得事於事親從兄之際時時要見真性發露推之應事接物處處著痛癢久之自見全體渾然物我無間時不可徒向古人窠臼作

一場好話說過也初入道怕抵當流俗不過一切世情紛華念頭纔起便當斷却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強骨清操長才天下無其倫比涖任以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為欣慰近聞均役一事本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為中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

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踈萬口讙騰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鋩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畏已者非我輩藥石也

答廣文魏閒野書

聖政日新比隆堯舜待選之人鱗集

闕下猶念及告病官員令保舉起用

皇上愛惜人才之至意古今罕覯臣子何心其忍愬然

地方官仰承

德意保舉人才自是盛舉被舉者不敢冒昧承當具呈

辭遜亦是各盡其道難進易退古之人皆然何足怪也

皇上本意憐才而地方官不能相信遂至夤緣干求是

此典徒開天下奔競之門以此起用欲受職之後清白

無欺豈可得乎州守程公愛賢重士卓有古風某所深

感恐天下如程公者不可多得耳軍政一案本府駁語

隱隱為此既不能相信而欲茍且求一轉詳自處無乃太苟簡乎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承諭程公難於具結某以為仍保舉則難於具結若以為既有此事免其保舉竟行回銷似無甚難又承諭托人向郡守一言𢌿正某所以堅辭之意也出處大節三十年所學何事十四年林下只如旦暮過此再十四年即成六十老翁矣人生如白駒過隙安能枉道博一區區方面哉總之臣子誼當報國地方官相信而故辭之不可也

功令甚嚴地方官不相信而必强之亦不可也其之自處如是惟足下教之

答張仲誠書

來書云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諸語可稱透宗佩服無量某竊妄意五經四書字字從原本發揮令人惟不真識所謂性故以聖道為平實者多滯於形迹而不知聖道不離日用飲食而非粗淺也以聖道為高遠者或涉於虛空而

不知聖人窮神知化而非虛空也躭虛空者固茫無把柄矣以日用飲食為道而不明原本則行不著習不察何由上達天德乎程子之學在主敬此自己得力處原有存養工夫在内故其言曰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非若世人把持裝綴之謂也陽明致良知第是就平日得力握要處舉以示人即誠正功夫亦在内亦非世人重知遺行之說也凡真儒立言雖若偏主工夫俱包體用惟大學中庸首章說得分明完全人真信得道不可

須臾離何時可不戒懼何所容其襲取秦中近已大定閩海又已廓清楚蜀蕩平應在指日此番劫運既過廟堂當有一番久安長治規模非大賢不能任此且難進易退固士君子之節而仕止久速又有非可用人意見者以先生今日所處似西行在所難已兵火之後撫綏殘黎登之衽席亦我輩快事不知先生以為何如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

似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圓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為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為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為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

與故某不敢為執一之論

再答姚岳生書

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為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尋繹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真主腦先聖先賢無閑言語句句是要義只被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

以學者靠不得書冊卻離不得書冊離不得師友亦靠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真爲吾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識其旨矣

答耿逸菴書

前歲得讀爲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去春復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

染成疾未易脱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為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為密察也而實多粘纒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即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邀福之念不生矣而殀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真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静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

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某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為歉然耳

答耿逸菴書

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欲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

令昬散亦不可躁迫如養鷹如馴雉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便說涵養却涵養個甚的具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内是涵養

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不得分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積累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明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

答顧寧人書

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交遊名賢即曰吳郡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歷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真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晤甫草元禮往往言與山史同某私心嚮往冀或旦暮遇之屏居丘園過從稀簡又足跡久不及四方度無從奉教左右一旦承先生手翰遠及若以某為可與言者感愧何如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承諭近日言學者溺於空虛無當

最中今日流弊竊謂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為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為邦而已言仁以視聽言動合禮為目為邦以虞夏商周制度為準喟然一歎亦以博文約禮為夫子之善誘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賢全體大用内外合一動靜無非道妙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

玩弄故流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大刻精確有裨世道敬服敬服惜不能得日知錄盡讀之何時面聆台教聞所未聞乎

與田簣山書

山蔚見示徐先生制義今又獲讀論學諸牘與足下所敘行畧徐先生一生學力具見於此誠後學所當盡心也弟庸腐無似濫竽史局執筆為之始知才力不逮焉班無論矣陳永祚李延壽何可及哉近見人侈口備責

前人皆坐不解事耳張先生抱影河濵三十年聲光俱寂其躬行心得之妙豈外人所能及知但史目斷限尚未議定即夏峰先生亦在商確正可相例也忠節門人物甚多不敢遺漏無問於在内在外台意具悉無煩過慮也衰病侵尋入春過甚史事全無頭緒而告歸者已多近於自求便安故有所不敢若史事粗就即可乞身不能俟其成也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百倩刋落方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

聖賢妙諦不可作言語文字觀正以此耳

答田簣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為必有積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為準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為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淺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為此此某之所以

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博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即平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即欲執持而譁之者衆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為此病敗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慮其必敗而不為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為難至斟酌損益尚賴朋友文不必太奥奥

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為非足下不能任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頽俗誰與砥乎亦可歎也已

上總憲魏環極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為柱石士林仰如山斗凡有進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

天心

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太平近復辭司寇之命請留總憲以汲黯自擬

皇上亦嘉悅而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固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參一二人遂足盡職掌稱報効也而都下縉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義以為翹首跂足顒聞讜論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論説議論紛紛近聞有錢塘監生馮景

致書臺下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政府呈

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籍籍至有公言於班行

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薦牘知已之

感古人所重若有聞不告非事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

知己葢自請留任為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

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

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誼感名難副晚節難保先

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

答劉叔績書

前禜任朱襄即奉德音旋應

召北上未得一晤清輝抱歉殊深敏修入都甋稱足

下持躬教士渠㸙卓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修

候乃遠承手翰謙沖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

不敢不仰承高誼僕學無原本疎懶自廢二十年林

泉與漁樵為伍時人以為淡於名利似稍知道者其

實不然也竊嘗負笈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

而遺利重内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真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頹振興匪易柘邑素習近古足下一稟先型以身為教敏修刻志躬行精進匪懈潄州田渠紫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真精神鼓勵多士秉彛具存必有賢者應之胡安定曹月川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嵩齋

冷局視為不足為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講過終與自己無益也僕生平不敢為此學以為今天下大病總坐一偽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績書

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常晤對其學真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

干只纔整齊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便一此一段是仲誠得力處仲誠與崔玉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真儒也惜仲誠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待其陶鑄不獨殘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天意非人所能為也

答黄太沖書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真

傳實在先生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訒菴處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弘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惠然遠臨台函眷愛慇慇若以為可與聞斯道者某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

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心體是圓滿的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湖可決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為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真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

與黄太沖書

蕺山先生忠誠憂國似司馬君實奏對詳明似陸敬輿骨鯁清直似汲長孺雖未盡其用而大疑大案據經廷諍維持國體保護正人世道人心補益弘多其學辨析義理之幾微究極天人之奥窔此孔孟之真傳濂洛之嫡派也學路久迷事事皆為奔走聲利之場詆譏先儒樹立壇墠雷同附和不知身心安頓何地深懼吾道荊榛雖勉自砥礪獨行寡助如瞽者之倀倀無所適伏望

時賜指南加以鞭策倘有所進飲水思源敢忘所自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清德僕私心嚮慕久矣來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獨謂僕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僕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

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為吾儒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絶潢而望至於海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近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然海内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與蓋天下相尚以偽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版肆

口譏彈曰吾將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朱程之理曰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是居衛道闢邪之功夫許以為直聖賢惡之惟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以快其筆舌用心亦欠光明矣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為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謾罵為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

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與夫陽明之果為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為能發明聖人之藴也蓋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説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燄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為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爾今不務為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來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爾庸何傷竊謂陽明之詆朱子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

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僕之不敢詆斥陽明者以為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毁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僕所敢信也僕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

深自愧惟願黙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内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菴先生同直史舘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静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真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隨時發見但存養功

疎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友授受原有真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混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

與宋牧仲書

閲北闈題名錄知令五弟介山高捷不勝雀躍俟入都當恭賀也浙闈文章素稱最盛而亦弊藪也以某庸碌

溢叨斯任同考諸公廣文幾半且年皆遲暮與此道茫
然闈中費盡心力費盡唇舌卷數八千二百有餘限以
半月且瘧疾大作不敢言勞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顓
數有限不能無遺珠之歎而入彀者皆苦志芸牕且多
藜藿不充之士榜下皆嘖嘖稱歎言此科孤寒吐氣某
聞之殊不自安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
心或主司貧苦氣類偶相感觸耳出闈後與撫軍諸公
約斷不敢一事相干瀆公筵之外無私會也無私札也

浙中例候舉人親供全始解卷舉人有逺者一時不能至詢之學使言往科亦有不俟親供之例遂與撫軍言於九月廿日解卷某遂於廿二日遣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奉使之大畧也某離家三載老母年髙借便歸省子老入都匆匆漫陳一二乞賜埀照敝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一字相候乞為道意

答閩撫金悚存書

先生邃學弘才為中朝領袖頃者入境大疏具見振刷

實政公恕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服竊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但七閩為然而七閩為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丕變然事有難為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泰去甚從來化否為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既正風行草偃不勞而成固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之策為今日第一要務

至尊明見萬里廟算弘深迥出恒人意表但身在地方倍為親切綢繆經畫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謀久遠不

在鋪張

聖主綏台衡之命暫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

與楊筠湄書

向於邸抄讀大疏以為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向慕晤教無從近者秉衡三晉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憲概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

之前藏之胷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既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諱家相字泰瞻巳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矩非由矯節筮仕常熟惠政洽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籓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報竣三吴縉紳歎為從來未有部議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

而尊鱸興思遽賦歸來居鄉杜門却埽絶跡公府宦既不達家徒壁立惟訓廸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為發微闡幽之舉惟冀博採輿論慎而行之幸甚

與王抑仲書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

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爲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覩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爲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爲

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頽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為上民既嚮風威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旦晚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與宋牧仲書

都門奉送台旌遂如三秋足下壯猷偉略為三輔屏藩輿頌一新洋洋盈耳吏從冰上人在鏡中請以相贈事繁而處之若簡民詐而馭之以誠在足下固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駑下年來史事浩繁心血耗盡不意孫叱老縈轉閣學某濫叨

新命同張素老進講

内廷學術疎陋何能仰助

高深且衰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輟豈能勝任

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兹因小价領米之便奉候輿居附有請者目下盛暑每日進講瀛臺苦於步履急欲買一脚力不得妥當廐中良驥必多求暫借一小而馴者俟置得即還上借乗之風在春秋已歎其難朋友與共子路以之明志或世人以為不易者而賢者可與言情乎笑笑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喜不謂斯世復見龔黄别後音問疎

閫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興居劉文烈公理學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户甘貧文行可稱曾孫忠昆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朴誠可掬令人想見名賢家法篤念賢裔扶植衰微古道於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

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既荷旌恤輝煌史冊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竟不知有斯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為迂闊不足為而先儒以為知務也伏惟垂

察焉

答沈芷岸書

去冬匆匆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别後企望雲帆不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閲邸抄知酉闈得雋者六人而足下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

聖恩簡授中秘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侫得以一日之雅藉光無既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難最易揺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足下識力

堅定宜静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真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答王世兄書

某謬以庸非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功令夙夜不怠天鑒民瞻時凜於懷一載有餘未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吳中多貴遊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已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来何以自

處故萬萬不敢也今
聖主振興文教
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磨况貴鄉以名元賢
侍御處孔孟之國自當一秉至公洗從前之陋副
當宁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他
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不精
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為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
此某年来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頗明因感

師恩不敢不以實告惟世兄稍賜垂察毋為世俗之言所移也

與魯敬侯書

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蕺山先生典型尚在梨洲定菴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興復士大夫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聲氣

名譽私見成己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子閎端品清脩真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讓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隨流俗者如足下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畧陳其愚

答孫屺瞻侍郎書

遠接手教仰見大君子慎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

輩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然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下河之患固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匪自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漕隄潰決因而閘壩多開止求洩上流之水以安塹時之漕不為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為巨壑矣

皇上南巡親見下民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真若恫瘝在身真天地覆載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大禹

之飢溺由已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
皇上之意固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葢
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為歸者黄河北岸減水壩由沭陽
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
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安歸乎歸
洪澤湖耳淮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
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黄寗犯
大忌浮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

閘矣更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滚水以洩之其意以為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供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線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為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開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黄河

南岸之閘壩黄河南岸有毛成鋪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稍閉免洪澤湖之泛濫墊淤且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正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常盈今何能盈乎北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閘閘閘壩費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

有從而議其後者耳愚因於會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洩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洩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黄芒硝者用大黄芒硝後應用參芪桂附者用參芪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河督開豁疑衷從長計議為國計民生圖久遠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非壩水所

能到也但於石磓丁溪二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漸淺河湖舊形當漸露再尋訪所謂射陽德勝平望喜鶻諸湖舊迹而以閘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入新開海口條分縷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曰一開海口而遂使下河盡為平陸焉萬萬無是理也故目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即當盡心嚴督工程勿惑浮議

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弈碁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鑿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便見治下河定算矣

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滇黔閩粤指顧蕩平海外自古

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盡來歸附豈淮揚近地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白

聖心特遣部堂為臣子阻撓而罷以為

聖主之心能宴然而已乎故減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為成功可操券而待也

與王似齋書

足下有體有用不佞所深愛客冬晤尊公知足下家學之有自也項札至詢為學之要見足下立志不凡為學不在語言文字之間惟於倫理身心無愧無怍便是聖賢一路足下勉之不佞生平從不代人作文亦未嘗倩人代作聞杞縣碑文借不佞出名寒家無寸土在杞豈可妄列邑人之末幸為改去是所望也

湯子遺書卷五

湯子遺書卷六

工部尚書湯斌撰

賦頌論辨

璿璣玉衡賦有序

臣聞蓂莢初生古帝識明時之義澤火成象大易垂治歷之文朝廷之政令未施奉若之儀規先備蓋敬天即勤民之本而法天實凝命之原自容成定握算六術已昭黄帝聽合宫五行較著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重黎釐

職於陰陽暘谷候春昧谷候秋羲和致嚴於分至莫不仰觀俯察上律旁羅煞存其理而鈌其儀未盡觀占之哲有其數而無其器雖成稽察之功尚考虞書聿垂偉製躔度窺於寸管星文運於圜機聚山澤之精華極人工之賁飾誠授時之要術步歷之宏規也然而至德難聞成模漸斁精思罕遇不無章會之訛參驗或淆遂有統元之誤以建申為建亥魯人之月令無憑以食卯併食辰齊廷之度數何舛太初歷稱遂密壽王猶議其非

乾象術號精深韓翊尚指其短固由天行之難定實亦
制度之未精觀會通於古今應彰明於
昭代恭惟
皇上履端建極麗正凝神日就月將光華協於天地朝
乾夕惕奮迅象乎風雷道在欽崇凜曰明而曰旦功深
宥密謹亦保而亦臨時憲之歷久頒永年之法新勅合
元會運世之終始辨五十二家之殘叢將見合璧聯珠
歲書太史大章合謩曰紀靈臺乃復上稽典謨究明遺

憲旁招庶士敷奏宏詞將假翰藻而明三才藉筆泉而協五紀 臣罔窺理數素昧天人幸際昌辰敢辭蕪陋謹獻賦曰

緬鴻濛之初闢邈莫知其紀極仰遼廓而無垠識蒼蒼之正色渺終古而左旋疇轉輪而不息羅萬象於周迴建極紐於南北三垣表内外之宫庭列宿畫中原之邦域圜九重兮誰營里九萬兮孰測維邃古之神靈肇觀天而作則揆茫茫之元化總睿聖之範圍粤重華之膺

籙紹放勳之巍巍初受終於文祖乃躬攬夫萬幾方類禋之未舉首申命於衡璣蓋執中以體會於淵穆自觀察而效法其精微亦猶七十載之光被四表其功用惟本天治人而不違若夫魁衡招搖之密運陰陽寒暑之潛移非參稽之不爽何庶績之咸熙矧乃天雞曉唱曦馭晝蹕朝浴滄海夕耀崑崙景近極而炎暑景遠極而易昬居牵牛而一陽來復舍降婁而春風易温龍山未足誇其燭光夸父無由效其駿奔至夫繼離宵曜夜光

融融朒脁警闕朏魄示沖應潮汐之消長從箕畢而澤風日退度於十三遂置閏而成功再如木德行仁太白秉義熒惑主禮辰緯藏智惟塡司信位王四季或期歲而周天或累年而遷次或方進而復留或既分而忽會信薄食之有常乃伏見之難泥初偶乖於累黍久漸易其機樞何以測算不失於晦朔氣數罔愆於盈虛惟至人德合蒼昊制凖乾圖璣運外而規圜衡當軸而虛中兩極相望於直距九行環繞夫紫宮大梁實沈之周列

鶉首鶉尾之麗空四遊兩環定經緯表裏之準三辰六合挈卯酉子午之鍼運躔離於晷刻轉造化於尺尋東作南訛畢協於節序攝提孟陬宛肖夫天心隨波降升似昭回之銀漢與日環遶象靈烏之迅飛晝晦重陰而儀度不忒烈風雷雨而僭忒不識飾以弘瑶綴以美璣璚璧精瑩雲霞之色可挹夜光璀璨星宿之芒依稀雖曰以管窺天何能持小而測大要之因衡察象實可殊途而同歸後若萇弘子韋之探賾索隱梓慎裨竈之極

渺窮工殷周之巫咸史佚魏齊之石氏甘公王朔唐昧之觀星候氣尹皐吴範之視日覘風漢唐則壽昌一行之術密宋元則沈括守敬之業崇其用器也踵事而增華敷衍而不窮或造輪扇而刻木或倚渾儀而鑄銅或削蓮花以傳箭或斲舳梭以盤龍誰能不祖奥旨而述成規遂可察氣數而合蒼穹豈若倚蓋彈丸蟻旋磨轉術家之微渺無聞法象之探索猶淺彼張衡之藻翰稱工洛下之經畫推善靈憲之圖書猶存歲差之考稽難

舛損益適宜縮羸合撰足以驗同氣於天人通至誠於幽顯是以帝王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時幾必勅視聽毋惑常扶陽而抑陰更緩刑而尚德雨暘寒燠若其序歲月日星順其職皇猷玉潤而東壁聯輝帝典金清而左角不忒煌煌乎執大象而撫地中面稽天若卜年萬億敬抽毫而作賦若身隨皐夔之班而遊唐虞之世

金臺懷古賦 館課

冀野漫漫燕雲莽莽樓煩之碧岫崚嶒易水之洪濤流

滹北走紫塞鴈門南通恒霍上黨㩪以漕渠軸以太行誠帝王之都會豈霸王之封疆乃若朝陽門外桑乾河邊如雪白沙如山碧岸崗陂陁而半留路逶迤而中斷向秋埜之蒼茫對寒流之漫漫尋昭王之遺跡懷昌國而浩歎不辨黄金之臺焉知碣石之館當其戰國紛紜燕趙雄武西盪泰雲東平海霧戈鋋如鱗旌旄如雨固已俯崤函而淺衡湘誚稷下而陋蒙羽且其百里求賢千金市駿郭隗綰緺樂生珮印鳳不及棲麟不暇伏谷

無幽蘭嶺無秀菊於是謝禮義之干櫓閲武騎之翺衡軾錦車而前騖驅魚軒而繼蹤乃飛閣宏敞高棚崢嶸萬乘顧兮駐綵騎旌旆翔兮進瑶瓊故能設寶器於寧臺陳大呂於元英返故鼎於磨室植汶篁於薊城至於臨淄有如霆之卒邯鄲有執箒之賓既刓有功之印遂疑奇計之臣實為謀而不終應感慨於斯晨若乃秋風暫起百卉凄蒼霜封野樹鴻鴈南翔則有壯士於邑俠容魁壘珮長劍之陸離冠切雲之崔嵬憑玉砌而唏嘘

臨青松而浩慨長嘯兮撫碧空短歌兮凌滄海亦有簪纓公子殿省名流荒郊樽酒南陌輕艭看渾河而似帶望山雲而如樓撫石嶙而惆悵悲望諸之不留豈若凌霄飛雨銅雀鳳皇玉階金闥雕杜錦牆煇煌乎嶽瀆照曜乎清漳不過歌舞之美麗非有賢俊之遺光祇響平陵之夜漏空留荒苑之宿霜過之者不思居之者已忘嗚呼鐃鼓齊鳴簫韶零落騏驥奔馳駑駘纓絡庭有烏鳶山有白鶴曲士升喬高賢負郭曽霸圖之不如況敢

望乎鄗洛若夫伊傅為楫周召為鐸吟白駒之雅詩奏雲門之翟籥蘭臺石渠之髙楹白虎天禄之廣幕聖澤雲飛皇恩露灝英華肆浮麟鳯當道不藏無用之器不愛非常之寶則亦有抵玉鷟禽揮金薙草况乎鄰斗極之光輝通天漢之波濤又何必徘徊幽咽向玆臺而游敖哉

懋勤殿賦擬館課

黄扉日麗寶笈雲開帝座之光華正燦東壁之淑氣迎

来道衍圖書法象觀乎天地學深墳典奮迅擬乎風雷
我
皇上岐嶷敏睿麗正凝神本精一以立皇極建中和而定
羣倫納諫不遺芻蕘搯賢旁及隱淪武庫森嚴撻伐悉遵
廟算九功歌敘民隱日達
楓宸固已樹儀型於百辟貞仁壽於千春若夫煥太乙之
喬皇曜勾陳之暉麗黄雲紫葢輪囷欝其上浮蘭陛金堦
灝渺翔於天際珠宫貝闕複道斜通銀牓璇題交衢迫遰

飛重簷以切霞烱丹壁而流靄龍舸泛萬頃澄瀾長楊帶千章蓊翳斯又足奠六鼇而攀四極應三垣而馭五緯爾乃廣闢別殿宏貯縹緗鴻濛矗而竦峙觚稜啟而景彰結組幔於棼楣重綺錦於虹梁甲帳之月光如雪秘幄之芸火生香瑤函左列竹素盈牀五庫標目於西清四類充帙於東廂犀籤重積玉軸焜煌未足矜宛委之寶册何須論天祿之藴藏當夫金門朝罷宣政宴餘鸞佩聲遠鳳扇影徐名儒招從白虎大雅延自石渠究道系於洙

洒謐心法於唐虞無黨無偏闡維皇之敷錫天秩天敘繹臯陶之訏謨既朝乾而夕惕復無倦而有恒顧民碞之可畏識當位之利貞尊所聞而行所知高明光大有治人斯有治法深切著明斯乃懋勤之實政匪僅肇錫以嘉名别夫歌叶雅頌文儷誥盤懸鍼倒薤戲鴻騰鸞雲氣芝英之簡淵渟岳峙之觀漢武望而縻牘章帝顧而輟翰以乢秉泰運而御六龍映晨光而翔五鳳采太史之陳詩第羣臣之嘉頌而時幾勅命祁暑思艱心遊

農野道莽先天夜如何其夜未闌瑤編萬卷寳炬殘流月曈曈兮素華滿北斗低昂兮殿閣寒豈比夫甘泉暉章長樂未央凌霄飛雨莒若披香九華仁壽百福靈光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袛矜制度之煒煌何敢希道德之輝光况乎文教敷宣天威遐被都護方開劍閣雲將軍已定三湘地碧雞金馬之修祀無勞蒟醬橦華之輸將遂易百禮具興萬舞咸備

皇情悦愉羣臣既醉降絪緼調元氣阜財解慍薄賦寛徭踰於穆之緝熙耳擊壤之歌謡天下棄偽而返本敦朴而去澆追太始之元化偕華胥而逍遥謹摛辭而頌聖主㣲敢自託於王褒

長白山賦

維輿圖之廣大山川鬱紆而蜿蜒實融結於太始乃通氣乎坤乾環九州而緜絡類枝柯之敷宣仰北條之嵂崒望滄海而蟺延根彌固於華岱直嶤嶤而造天雲中

玉液分派飛泉鴨綠南迴而浩蕩混同北遶而澶湲若夫石壁嵚崎嵯峩萬丈槩太清觸緯象摘列宿於楹楣逼天漢之灝曠遠視則百嶺俱青近循則一巖千狀決飛瀑於層厓泬盤渦於疊嶂映朝夕而如金隔青杉而若幛既半散而照爛輝天閶之閌閬背藏太古之冰雪面對神山之宕漾乃其素烟晚施白霧晨縈或下橫而疑帶或上罥而似纓日月隱蔽以成陰虹梁倒掛而崢嶸二韭四明五奥三菁峨嵋太白廣霞赤城曾未足方

其崇萃並其邃清也千里之内萬山駢擁劍戟排連勢若相拱凝五瑞之偕來望紫宸而遙竦錫碧金銀衆色炫動遠近輕濃窈蔚森聳一旦觸膚寸而滃然也飛流崩壑噴雪迅霆蹴崖轉石澎湃鏗鍧不崇朝而雨天下也豈比於峛崺之青青其上則有猿猱狸貛犴玃豨猩紫貂白狼狡兔飛鼪貔豹熊羆豲麏麚麞擲飛捷於窮巘踔空絶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悲鳴其下則有丹石白礵琳瑉碔砆縹青結緑瑊玏昆吾磊砢磷

爛嶕嶫相扶間以華芝靈藥采色叢敷醴泉涌出於其側經崎嶇傾注而匊趨至於鴻鴈雕鶚鷹隼鸕鷀交精旋目繁鶩競翔更有珍異之鳥彩翰朱裳禽經不載漢賦未詳巨樹林陰槮枝叢倚合抱連卷彤質㟪㠑垂條扶疎落英幡纚霜霰之所沍凝風雨之所交砥連醫閶之暮光接扶桑之晨菲良貞宰之所寶護故鴻龐於兹而初啟遂誕毓乎神聖同貞符於丹水東燭員嶠西耀崑崙北熉幽崖南震朱垠陸讋水慄無不奔走而來賓

皇帝儲精埀思耀德布恩翺翔乎書圃逍遥乎禮園歌清廟之雝雝載洪頣之翩翩望豐鎬而顧念升肸蠁於帝閣坐法宫邀近臣歷吉日協良辰来星犯露尋崕剪榛靡薜荔以為席噏流霞於通津紛長松之謖謖見僊鹿之甡甡藹繽紛兮獻玉斝闢天關兮開地垠光絢爛兮錫純蝦秩俎豆兮千萬春

藉田頌有序　順治甲午館課

維

皇帝御極之十年海寓底定九州内外畢獻方物大功既成禮文肇舉郊壇辟雍典章稽古大小臣工黽勉率職皇帝覽圖數貢慨然念曰予一人受天明命撫臨億兆惟小民稼穡艱難朕何敢晏然其上以忝宗廟聞古天子自耕千畝以供粢盛有司其具典制以聞明年春朕將親舉之越明年二月宗伯陳期司空除

壇
皇帝齋祓三日五更既興斗牛當中雲旗凝藹黛耜載
輅公卿庶官翼翼恪恪奔走厥職庶民慶覩
天顏載欣載喜既祭先農牲肥醴潔尊罍明備觧剸秉耒
具如儀式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有盛德大業必有奇文博能
之士珥筆執簡以昭鴻烈故嘉禾獻瑞載於周書十千維
耦周頌歌之煌煌煇煇照耀竹冊千百年來如耳聞目
見稱爲絶盛今

皇帝仁恩惠澤翺翔海表先是十日親祭
朝日壇又遣官祭
孔子廟又親祭
社稷壇旬日之内四舉典禮而耕藉尤為數十年未行
之曠典使撰次不得其人是使
聖德不彰於後世而大化湮如也臣滋懼焉然臣聞圖
治以誠不以文故耕藉之禮代有舉行而惟周之成王
漢之文帝為昭者葢二主有仁心為質故天必應之臣見

皇上軫念民依知非徒脩太平之儀者自玆以後五穗兩岐之瑞將繼周漢而興歌也已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爍

皇運萬邦攸承海波晏然典禮肇興克敬

昊天嶽瀆式靈辟雍廟社鐘鼓維清乃眷下土小民之依載笠載襫載耦載耭露之方瀼日也未晞暑雨霪霪冬雪溰溰爰命宗伯考禮以進朕將躬耕以倡田畯羣

臣稽首恭承

明問敢不敬應以襄解愠日底天廟順時覛土瞽告協風工奏靈雨司空埽壇金吾陳輅載耒車右載履南畝霓旌縹緲旗旐紛糾雲日開朗清霞出阜帝乃三推下則五九各備其儀逮於農叟穜稑既播貽我来年乃獻先農蒸蒸浮浮神農饗醴后稷承羞百神醉飽庶姓歌謳執爵太寢勞酒是酬

帝乃眷命毋螟毋蝨毋雹毋雺以報

皇功豐年穰穰頌聲洋洋繼周越漢奕世無疆

十三經注疏論

自伏羲畫八卦而象數著唐虞亜典謨而道統開姬公作禮樂而制度備孔子賛易删詩書作春秋而天人性命之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昭於萬世矣秦火之後六籍残鈌漢儒收拾補綴參互考訂歴晉唐而十三經之注疏始定及宋元學道者益衆經旨益明其間得失詳畧可得而論焉言易始於田何傳於梁丘賀又有京房費直之學陳元鄭衆傳之凡以彖象文言雜入

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梁陳以來鄭康成王弼二註並列學宮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故鄭學浸微而王註獨盛其析義精深漢魏而降罕出其右而微雜老莊為兩晉虛無之祖後儒譏焉然欲一槩廢置則過也韓康伯邢璹之徒因而疏之唐孔穎達與顏師古撰正義亦以弼為本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

無所不備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朱子曰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於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惟伊川氏之書而已然伊川專於言理而本義則又兼言象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合程朱之書庶乎備矣其他若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禾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程朱之不及者乎尚書則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傳

授同郡張生其後分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歐陽最盛是為今文魯恭王得壁中藏書孔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是為古文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未及見故左傳所引者預輙注為逸書獨其訓解頗多疎淺往往與經旨不合朱子疑是晉宋間人僞撰有以也孔頴達正義旨趣多乖惟宋儒蔡沈集註頗得其要金履祥表註王栢書疑魏了翁要義亦多可採焉詩三百

五篇遭秦獨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魯有申公齊有轅固燕有韓嬰又趙人毛萇自云子夏所傳作訓詁是為毛詩鄭康成為之作箋齊魯詩亡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其宣䕫正風不可貶也疏之者惟劉焯兄弟為善朱子博考諸家斷以已見取裁廣而立義卓信超出百家矣獨詆斥大小序最嚴門人多有疑者竊以為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詩而論之雅頌之序猶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必不

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藉令深得經意序不作可也雅頌之文辭易知而意易明也獨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且其說往往與左傳合子夏左氏皆親見聖人而聞其筆削之意豈盡無據乎朱子以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

戒其説誠正矣然左傳記季札來聘請觀古樂而邶鄘鄭衛皆在所歌使其為里巷狹邪之作則魯之樂工安能歌異國淫泆之辭而季子又從而聽之乎故大小序毛注鄭箋與朱子集註並行可也夫子春秋本文世所不見所編古經則皆自三傳中擇出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也左氏以為蔑而公穀則以為眛如築郿也左氏以為郿而公穀則以為微會於厥慭也左氏以為厥慭而公穀則以為屈銀至

於君氏尹氏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將以何為是乎此三傳經文之不能盡同也漢初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至何休作解說覃思十七年可謂專矣而多引讖緯何可訓也穀梁自孫卿申公五傳至宣帝特好之范甯父子世守其業創名例百餘條以規諸儒同異之說可謂善矣而論者猶以其學不經師毋乃刻與況乎徐彥楊士勛之疏為邢昺所是正者又何足道也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賈逵

服虔並為訓解而杜預註盛行於時預之言曰左氏受經於仲尼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久乃得之其論至精且星歷地理必考其詳方言謠辭皆窮其義後人不能易其説焉閒有棄經信傳者凡於傳例不合不曰傳之謬而曰經文闕漏則其蔽也其後沈文阿蘇寛劉炫皆據杜説孔穎達正義則又依劉學而損益之此三傳註疏之大畧也至胡安國始以其意揆聖人之

心於千載之上其書固所以明綱常正人心定國是垂法戒非經生之作也若其書字書名稱人削爵之例多有自相牴牾者謂盡得聖人筆削之旨不敢信也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尚書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今取士專主胡傳士子傭耳剽目剌取左氏之字句以充帖括蓋有傳業為大師射策為大官而目不覩三傳之全文者矣其陋不已甚乎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魯淹中然

皆止於士大夫禮其朝覲會同郊祀大享逸而莫考河間獻王奏之朝合五十六篇宣帝時后蒼深明其業為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慶普三家並立學宫鄭康成宗小戴作儀禮註而慶氏之學至曹褒失傳夫克己復禮之功不出視聽言動之間而動容周旋之際即性命精微所遇則儀禮一書豈非學者最宜盡心者乎獨其文辭質奥韓愈猶病難讀況下此者乎周禮之得入秘府也亦自河間獻王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夫司空

掌邦事居四民時地利考工何足盡之其得立學宫也自劉歆始杜子春因以授鄭衆賈逵厥後馬融作傳授康成其有注也自康成始而其有釋有疏也又自陸德明賈公彦始聖人致太平之迹獨賴此編之存漢武以為黷亂不經何休以為六國陰謀既不足知之而劉歆用之以輔莽王安石用之以變法後人遂以為周禮不足致治亦已過矣河間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上於朝劉向檢所得合為二百四十篇戴德

删其繁重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删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增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康成又為之注康成於三禮功最深考究名物象數曲盡其詳朱子深許之晉宋以來皇侃熊安生禮業最著孔穎達據以作正義宋儒篤信遺經淳熙有俞廷椿復古之編嘉熙有王次點補遺之錄陳澔採衆家以為集說吳澂合三禮以為考註其羽翼之功固皆有可言者朱子欲考定三禮請於朝不果行止脩復王朝等禮

喪祭二禮付門人黄幹紹成其書曰通解汪克寛又因其成法為補遺今之學者倘以朱子之意折衷全禮彚為一經俾海内獲誦習古禮之全則諸儒衛翼之功得收實用矣論語則何晏集孔安國七家注成之皇侃本衛瓘十三家說疏之孟子則趙岐註之張鎰丁公著釋之孫奭據以作正義當時並稱精確由今觀之於孔孟一貫忠恕性善盡心之旨視程朱猶霄壤也孝經為河間顔芝所藏獻王得而上諸朝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

與尚書同出孔壁者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孔安國劉炫宗之劉向典校經籍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鄭康成皆為之註唐明皇取王肅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為註邢昺作正義疏之司馬温公范蜀公皆尊信古文指解朱子為刋誤亦復多從古文明呂維祺作大全本義集諸家之大成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當

立之學宮與論孟並爾雅始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九流之奥旨也自終軍豹鼠之辨其書始行郭璞究心十

八載草木魚蟲名物訓詁昭然備晰蓋古人之言所以
難明者非但古人之義理難明也實古今之事物不同
名號各異為難明也明爾雅則可以識箋注之旨歸也
可以尋古人之精義也外此論體製則有說文諸書辨
音韻則有四聲譜諸書皆所以輔爾雅而備同文之治
者也可以其為小學而忽之哉總而論之漢儒去古未
遠師友轉相傳授淵源有自後人多因之若文質三統
馬融之說也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

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鄭康成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得聖人之博宋自周程張邵逮於朱蔡天地陰陽之奥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不泥前人之說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若偏主一家是漢儒宋儒之經而非聖人之經也豈深於經者哉

悉本先儒成說不敢妄出意見自記

蘇洵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是不明尚書之義春秋之旨也夫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脩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事辭章而道義猶不悖焉次也二者皆失斯為下矣司馬遷史記創為義例上下三千餘年為五十餘萬言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文愈簡隱而彰直而

寛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為之班固西漢書自武帝以前守其説而不敢變其所自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經緯錯綜瞭如指掌亦古今之良史司馬之流亞也然自謂漢運紹堯以古今人物强立差等居攝不附於漢平孺子下列於新莽安能追劉知幾之所短哉王通曰遷固而下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嗚呼難言之矣范蔚宗東漢書成自謂體大而思精由今觀

之論竇武誅中官為違天理論班勇使西域為遺佛書抑節義之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蔡琰於列女志王喬之鳧履記左慈之羊鳴詭譎不經文辭繁縟春秋之義於斯盡矣然論序詳明不可誣也陳壽述事簡嚴張華尤善之乃以父髡之故謂武侯不逮管蕭以索米之故而丁儀遂不得立傳且帝曹魏而寇劉漢所謂正大義以黜僭竊之義謂何使非習彥威辨之綱目正之大統不幾終紊乎貞觀時以何法盛等晉書未善乃據臧榮

緒書增損之至宣武本紀陸王二傳煌煌御撰何其盛也然而史官之事至以天子臨之且志傳分手叢冗駢麗語林世説盡入青編幽明𢵜神咸被採録何可不辨也宋書本承天之舊事雜晉魏失於限斷沈約創志符瑞不經甚矣子顯齊書實因江淹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户口思廉梁陳二書實卒父志祖父揚名言多不典然而倉皇變亂之際鑒戒頗多不可得而泯滅也收之後魏借公報私毁譽失實百藥北齊避諱畧䂓還就

弗端後周牛弘惟務清言德棻繼之率多牴牾後之君子何以覽觀焉李延壽南北二史刪畧繁蕪編摩簡徑比之正史實為過之魏徵隋書本末備舉倫貫有敘陳壽以來罕有其儔劉昫舊唐書府兵無志藩鎮無表是昧制度之原忘喪亂之本長孫與敬宗並書昌黎與禹錫同傳則賢否無别功罪等觀目劉蕡以文苑而直節泯然例吳溆以外戚而卓行蔑著則大節掩於細謹高德蔽於閥閱此曾公亮之所以致譏而歐宋之所以釐

正也新唐書雖事增於前文省於後而削去詔令王言無徵多用奇字讀者易厭姓氏多訛年月屢異君子歎之矣蓋歐宋平分學術稍殊固不若五代史之獨出一人也其文簡遠澹宕當雲擾瓜分之日而君臣上下之交治亂興亡之故一唱三歎迴環不已蓋與司馬相表裏矣史之有本紀史之綱維也古之史本紀立而全史具宋史舉駁雜細碎志傳不勝書之事羅而入之本紀發凡起例舉無要領載事立傳不辨主客互紀則複累

而無章迭舉則錯迕而寡要且卷帙最繁而缺畧不少
如韓琦傳不載儀鸞司撤簾之事狄青傳不記與曽公
亮論方畧之詳又如史彌遠傳但序官閥兼載奏章褒
刺失據袞鉞無憑何其疎也金史簡潔遠勝宋遼蓋元
好問之原本佳耳元史雖才集衆長而削藁迫促夫龍
門扶風父子相繼梁書陳書十載告成而今限以條例
要以時日欲成一代良史胡可得也史才實難自古歎
之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

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然則必才備三長而克己無我幽明不愧後能誅姦諛而發潛德安得司馬君實朱元晦其人而與之議史事哉

春王正月辨

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註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

改月不改時者則宋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月者則宋仲㸃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據傳自以為確不可易而余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為建酉月故雨雪為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

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穫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之類甚衆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正月者蓋明其為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正月也而又於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為周之二月寅月為周之三月非同於殷正同於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為之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或曰四時之序夏正為善

周公大聖人也以冬為春可乎曰陽明言之矣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陰生而秋始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何不可之有胡氏泥於冬之不可為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説以為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為見於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説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為歳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

冬為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為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於正朔者孔子為當時諸侯强横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

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為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為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為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為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一月為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為春以周正月為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曰豳風亦周詩也何以用夏正曰周之先世以農事開國后

稷公劉以來固虞夏商之諸侯也為虞夏商之諸侯必用虞夏商之正朔且豳風述民事夏正為切而春秋明一王之大法尊周為重未可以為例也曰諸家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為商不改月之證何歟曰書缺有間矣商之時制固無從得而考要之不可以例周與其雜引他書以釋春秋固不若即春秋以釋春秋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於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為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為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於言

哉

湯子遺書卷六